

初次擔任初審的葉佳怡表示，「參賽作品大多側重於人生一路走來的內心體驗，較缺少對現實的深入觀察。除卻情感層面，希望能看到更多針對說故事形式的大膽挑戰。」何致和認為參賽者平均表現不錯，只是沒有較為突出的作品，「參賽者膽子還不是很夠，會遵循過去的範本或傳統來寫，看不到形式上敢於突破與試驗的作品。」

丁名慶表示該組作品好壞落差較大，因此與同組評審達成的共識較高，「沒有被選進來的作品，多半有一種『急切』，作者想要塞進太多東西，或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把所會的技巧、觀念、象徵統統用上。」他同時也發現，參賽者常有強烈的自我戲劇化傾向，「會將腦內演練的『悲慘』直接搬到紙上，卻少掉檢查與過濾。應該可以拉開一點距離去寫，未經消化與轉化，過度直接，很快就墜毀。」黃麗群則表示，「這組沒有九十分以上的作品，大概八十分或七十五分，每篇都能挑出缺點，但整體說來，這些稿件讀起來還滿愉快的，儘管有小失誤，各自卻都能有不同的題材。」此外，她感覺今年參賽作品「能量」稍弱，「像是西裝筆挺坐在冷氣房裡面完成作品，沒有強烈的內在能量，但這可能是時代的共通狀況吧。」

鄭栗兒發現今年參賽作品有個亮點，即是「台式文學」，「有兩篇作品結構完整，文字典雅，得用閩南語去讀它，才能讀出趣味來。」談到主題類型，她認同黃麗群的說法，「有些寫得很好看，但

少了點深度與張力，我很重視敘事與結構的完整度，但今年作品的能量真的稍嫌不足。」李桐豪接著說，評審的搭配與組合很重要，「我偏好年輕的語言，因此選了幾篇關於青少年的性的冒險，以及具有語言實驗性的作品，而鄭栗兒會選出關於女性情感跟生活反省的作品，兩相討論下來，最後達成平衡，感覺很不錯。」

童偉格坦言今年感想較往年少，將該組參賽作品在技術上簡單分成兩類，「一是『對虛構的理解』，有些參賽者生疏到所寫的作品無法成為小說；另一類則是『虛構裝置過剩』，企圖把所知道的技術全部用在一篇小說中。但我覺得不太需要擔心，這是一個演練的過程，慢慢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他感覺今年題材重複性很高，「男生當兵，女生的啓蒙經驗等，明明不同作者，經驗卻很類似，將非常稀薄的經驗用過剩的虛構裝置演練，反而是我較擔心的部分。」李維菁提及，雖然件數很多，但許多作品形式與題材的重複率很高，「參賽者都很會寫，但有一些內在的東西是缺乏的，我猜想這也是讓每一篇看起來面目類似的原因。整體作品水準都不錯，只是，創作時除了『寫字』這技術面的東西外，能夠讓作品突出的，應該是那個漂亮的『什麼』。」

短篇小說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蔡逸君認為，這批參賽作品最棒之處在於，「作者的想像力都非常豐富，無論取材或結構方法都很多元。」但他同時有憂心之處，「有些幻想沒辦法落實，不知道是抓不到東西，還是作者根本不想抓東西，讀起來感覺很虛無。」整體而言，作品是好看的。他的評審標準是，「嘗試找出不那麼學院性的作品，而更接近讀者的。」此外他感覺，有些小說的特殊表現形式可能是被網路影響，但「新的編輯型態也應該相應而生，不再只是紙本的閱讀，才可能配合新的讀者。」

郝譽翔表示，「這一批參賽作品，又回到傳統與寫實，好像沒有哪一篇讓人覺得突破潮流、是具前瞻性的的大格局作品。」除了少數科幻題材，「多數都回到現實生活中，注視家庭，小人物，小角落，寫他們的日常生活，所以讀起來會覺得很雷同或似曾相識。」令她訝異的是，「這些年輕一輩的作者，居然這麼有耐性去書寫這些瑣碎細節，呈現點點滴滴的心態或情境。好像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小說書寫，只不過讀起來比蔣曉雲那時期的小說更細緻，對人物內心描寫更豐富，感受也更細膩。」

陳雪說，「我覺得有看到一些新觀點或年輕人的日常生活。」她以〈紙月亮〉為例，「雖然礙於篇幅，寫得比較破碎，但通篇不只探討虛擬實境，也探討科技將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作者透過小說，思考生命真實，呈現出來的哲學觀或對科幻的想像，並沒有太偏差。」顯見，哪怕人們對於年輕世代沉迷臉書、玩寶可夢持有負面看法，「創作者卻不只是純粹在消費或玩遊戲，而透過寫作思考他

們所處的時代。」又如〈東方神起〉這篇，「雖然腔調不是非常新，但討論了環保、生技等當下大家很在意的議題，作者很聰明地用比較戲謔的語言將它們羅織一起，不過這應該可以發展成中篇，過場顯得很快。」其他還有談親情、失去配偶等題材，「可以看到作者如何思考自身，詳細寫實，觀察細膩。」至於〈三分之二的松鼠〉或〈鯨魚來到港鎮的那一天〉，則有對於在地文化的關注。「我還滿喜歡這一批參賽作品，不會感覺過於陳舊。」陳雪認為，「這些年來，大家不斷思考『小說還可以怎麼樣？』實際上，我覺得大家愈來愈努力把一個故事說好。」

短篇小說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新鄉土的延續

時間：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平路、陳芳明、梅家玲、楊照、楊翠（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收到四百九十二件來稿，由丁名慶、何致和、李桐豪、李維菁、童偉格、黃麗群、葉佳怡、鄭栗兒等八位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選出四十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不限篇數，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郝譽翔、陳雪、蔡逸君共選出十四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陳芳明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楊照：三、四年前，我來參與評審時就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林榮三文學獎，尤其短篇小說，有一項成就與貢獻，即是推動了新鄉土的寫作。這十四篇參賽作品中有幾篇仍延續這樣的傳統。不過這

一次也出現較多散文文化的小說，不知道是否是新的潮流？閱讀時可以感覺到年輕一輩寫小說的「基本標準」在移動。若依我個人偏好，我樂見這樣的移轉——在台灣，有一段時間「想得獎絕對不能寫實」。慢慢地，新鄉土寫作回歸寫實的關懷，但其寫法仍然是不能寫實的。這一次相對散文文化的參賽作品，可以感覺到小說與現實之間出現新的連繫，雖然難免有些地方不小心會流於流水帳，畢竟一旦太散文化，就無法經營太多情節；但文字跟情感的掌握，大致都到達了一個高度。

楊翠：我認同剛剛楊照提到的「散文化」趨勢。整體來說，這批作品的情節張力是比較隱藏的，沒有那麼大的起伏，喃喃自語的文字頗多；另個角度來看，細節與感官的描寫，在這十四篇參賽作品中特別鮮明，特別是強烈的「味道」。其次，文字都具有詩的質地——有的是好的，有的不見得是好的。在主題上，則偏向死亡，孤獨，疏離或者崩毀，即使是超現實小說，仍具有現實的崩毀感，讀來較屬於寒色調語境，整體而言都傳達得不錯。

平路：這一批參賽作品整體水準不錯，題材多元，有科普，歷史，挑戰極限運動等。如此細膩經營，可能是林榮三文學獎在短篇小說獎項累積的成果，使參賽者願意用心推敲，能更逼近內心真正想寫的故事。若扣一點大的趨勢來講，可以感覺到原先有很多賣弄、浮誇、炫奇的小說技巧，漸漸地，也有點像台灣社會，漸趨精準沉靜內斂，試圖在小空間中找出踏實方向。也許文學反映台灣現實，我們更知道文字可以表達和到達的極限。無論寫孤獨、內心世界、城市周圍的生活，內斂的本質作者回到文字能表達的，並盡力去表達，用文字勾織出各種想像。我讀到了那份沉穩的力量。

梅家玲：讀這批小說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創意，或希望在題材與書寫手法上有所突破之處。哪怕寫的不外乎一些永恆的、普遍的主題，包括記憶、生死、感官、性別認同等，但即便處理性別議題，都能讀到作者以新的張力模式，將它刻意突顯出來；感官記憶等主題也是如此。只是這樣一個看似令人欣喜的現象，有時候卻過猶不及——作者不見得能把具有新意的故事說得很有說服力，或是很完整。不少開頭很吸引人的小說，讀到後頭卻若有所失，沒有真的被說服，稍感遺憾。不過，作者們努力在既有題材中推陳出新，經營文字，結構情節，發揮想像力，都是非常可取的。

陳芳明：讀這一批作品，首先覺得，也許因為電腦打字或臉書使用習慣的影響，有些藝術的經營慢慢被稀釋掉了。其次，「說故事的技巧」被放下了，散文化的書寫抬頭，雖然這些篇章也包含了很多「故事」。再者，文學獎是一個角逐的場域，參賽者應該把自己的作品再看過一次——裡面實在有太多錯別字。我當然覺得新鄉土或者後鄉土的書寫潮流還沒有過去，新鄉土不同於一九七〇或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把城鄉的疆界都突破了，而且語言的使用讀來都很活潑，包含大量網路語言。我從來不覺得文學會死掉，這從參賽作品將近五百篇就可以知道。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四篇，結果為：

三票作品

〈三分之二的松鼠〉（平路、陳芳明、梅家玲）

〈虛掩〉（平路、陳芳明、梅家玲）

〈禱告〉（陳芳明、梅家玲、楊翠）

〈身為女人〉（陳芳明、楊照、楊翠）

一票作品

〈紙月亮〉（楊照、楊翠）

〈襯衫〉（楊照、楊翠）

〈雪點〉（平路、梅家玲）

一票作品

〈小說考〉（平路）

〈東方神起〉（楊照）

○票作品

〈新兵生活教練〉、〈自旋〉、〈鯨魚來到港鎮的那一天〉、〈盆栽〉、〈坤兒〉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發表意見。

一票作品

〈東方神起〉

楊照：這篇是本屆最像新鄉土小說的寫實作品，很具有台灣現實性。它基本上是一個「怪現狀」，把台灣商業、宗教、各種不同人際關係統合在一起，讀起來很順，顯見作者有一定經營功力。全篇分為兩段、各有重點，透過一個女性角色貫穿。相較其他散文化的作品，這篇在小說性和情節性上，是很突出的。尤其要在這麼短的篇幅，把那兩個事件都交代清楚——雖然後來有些東西又顯得太清楚了。但透過作者的精確濃縮，可以顯現非常明白、且帶有同情的社會觀點。

陳芳明：我很佩服這個作者常可以創造一個句子，又帶出另外一個句子，想像力非常豐富。不過，儘管文字非常活潑、前面的「怪力亂神」寫得很棒，但後面那段很難說服我。

平路：讀起來不夠精準，但有些段落很有意思。若能重新讓整篇小說更有結構感一點，就會寫成了。

楊翠：作者太聰明、太張揚了。如果再收一點，會更好。

梅家玲：作者喜歡玩很多花樣，讓讀者眼花撩亂。感覺有點林宜濤或王禎和的路子，帶點笑謔，語言充滿跳躍想像。

楊照：如果只寫前面那一段，就已是一篇很精采的小說，說不定就能得獎。

〈小說考〉

平路：我不堅持此篇，它有很多非常明顯的缺點，包括結尾。但我想了一想還是把它放進首圈四篇中。因為它結構很有趣，藉由「小說評審會議紀錄」把歷史故事的多重可能給引出來，其交織與辯

證比較少見，是其新意。但有一些細節處理得太輕率，未經過沉潛。

陳芳明：我們讀小說時，如果有一個具體的名字出現，聯想力就會被牽制。這一篇挑選台灣一九三〇年代文學史上的作家如吳濁流等人來當評審，我很難想像——就像李喬的《寒夜三部曲》，第二部用真實人物去寫，反而失去想像。

楊翠：這篇小說中的徵文比賽，徵的應是「論述文」，但評審委員都是小說家，而他們所爭論的重點，則是該篇作品是否合乎史實，這看起來是作者設計上的漏洞。照理說，評審應該去討論作品是否精采，而不光討論作品合乎史實與否。

楊照：這篇滿好玩的，但是作者不夠勇敢，如果難度要更高，應該完全偽裝成評審會議紀錄的形式寫小說，才更有趣。

一票作品

〈紙月亮〉

楊照：這是十四篇參賽作中讀起來最令我心虛的。我不要假裝我完全知道它在講什麼。因此讀這篇小說，確實會變成不一樣的標準，因為它給你那麼多你不懂的東西，比方小說中不斷描繪、堆積的那個叫做「涅槃」的電玩遊戲；儘管如此，我卻仍然可以理解：人在那樣的生活，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在這件事情上，可以說，作者的寫作能力是非常高的。這有點像是二十多年後，出現了駱以

軍〈降生十二星座〉的新時代版，兩篇都把人進入特定時空後，該時空給你的感情上的挑戰，處理得非常「真實」。不過，這篇有個問題：它描述的電玩遊戲有很多漫畫或電影等流行文化的影子。另外就是整篇小說非常零碎，但那個「人」是在的，哪怕我們根本分不清楚他是男是女，他「存在」的方式就是跟我們現實存在的方式非常不同。能用文字寫到這個程度，我想，我必須投降。

楊翠：這篇寫得很好呀。除了提到「電子桃」的部分不太清楚，裡面處理了數據化、廣告效益、在虛擬空間中，看見自己愈來愈壯大等現象，讀來像是一個未來小說，但現實感十足。作者也著力「虛構」和「現實」的辯證，比方把「涅槃」改寫為可以被設定的、遮蔽於現實之物，這些部分處理得很好，有滿深的反思跟批判。哪怕我們面對網路的現況，還不到它寫的地步，我都已經看得有點雞皮疙瘩，彷彿一個逼在眼前的未來世界，離現在只有一線之隔。

楊照：這篇小說對社會的批判非常幽微，卻又表現得很清楚——你不是不知道你所置身的世界，背後有一個巨大的商業利益在控制你，但你仍得試著去尋找某個你必須尋找的東西。這是對人的一種新的存在的挑戰。此外，作者所使用的破碎形式，可以說是取巧，但跟小說要表現的內容也是相符合的。

平路：這篇小說有一些段落我看了非常喜愛，包括它提到的備分、權限、未來的人活著會是怎樣的面目等。只是那些非常好的部分散落在各處。如果小說的本質之一是讓我們閱讀時可以擁有串起所有線索的快感——比方小說中「尋找燈塔」就處理得比較像日劇，沒能跟《燈塔行》原典有更多串

連。我覺得通篇可以更有經營感一些。

楊照：在那個世界，有可能因為要去找燈塔，才接觸到《燈塔行》，那可視為僅僅是破碎經驗中的一部分，不一定需要更多串連。

平路：但作者使用了納京·高的〈Paper Moon〉和《燈塔行》，似乎意圖將過往的懷舊情調與未來牽連一起。如果能多一點鋪陳，我們讀起來會不會更有滿足感？譬如《1Q84》裡的「月亮」就是有所勾連的。這一篇文章容易「有尾無頭」或「有頭無尾」。

梅家玲：乍讀這篇，也想到〈降生十二星座〉，駱以軍同樣試圖處理出入虛實之間的經驗，但〈降〉有一個扎實的內在嚴謹結構。這篇則是每一段都很有趣，穿梭遊走於各種時空想像，但缺乏了結構性——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駱以軍該篇的精采，除了開拓新的電玩題材，還因為它有一個核心的關懷。

楊照：但那時候的電玩，比現在要簡單得太多了。我反而覺得這篇有非常明顯、串起所有破碎的主題線：即作者拿來當題目的「紙月亮」——「紙月亮」明明只是布景、是假的東西，但他們面臨的困境卻是「假的」東西比「真的」還要有吸引力。於是當涅槃停擺，他們唯有去東北角找到燈塔，才能重新連上涅槃。因為已經習慣生活在有涅槃的世界，當被迫回到現實，他們承受不了。就像，當你習慣電玩世界，回到現實，竟覺得世界變為「灰色」。如果納京·高的歌問著：「為什麼要迷惑於假月亮？」這一篇所寫的則是：一旦沒有那個假月亮，真的月亮我們是承受不了的。

〈雪點〉

梅家玲：我希望給這個作者在題材的創意上一些肯定。通篇講女性情誼，又講山難，讀來滿讓人感動。只是讀到最後，沒辦法合理解釋，主角為什麼決定不把學姊背下山？也許作者試圖更深刻地表現一些什麼，但力有未逮。

平路：我們的「運動小說」不多，尤其寫「極限的情境」幾乎沒有。這篇寫得很像散文，裡頭描述山的情境，令我想起自己一個人在山中的情景。換言之，若這篇是「虛構」的，那麼作者對此題材有相當的熟稔度，也做足功課，藉由小說書寫，用想像力把小說題材往前延伸範疇：當你在極限的情境下，你所感覺到的是什麼？無論寫身體的感覺或同伴的意義，都頗為到位。單是這題材，就應該得獎。

陳芳明：作者應該看過阿部寬的電影《聖母峰：眾神的山嶺》？

楊照：當一篇小說用很散文化的方式寫，關鍵就是要讓讀者「相信」——為什麼搜救隊搜了好幾天，都沒有找到山難的學姊，而主角一上去就找到？並非這事不會發生，但必須透過文字與細節，把「可能性」建立起來。對登山的描寫，也無法給予我現實的感覺，彷彿那些場景都是從電影看來的。此外，「我」和「學姊」之間的感情著墨，也缺乏細節，不夠有機。

楊翠：這篇太冗贅、拖沓。第八頁，作者藉由兩者的對話所企圖呈現的心靈的轉換也太工整了，失去韻味。

平路：確實這篇有幾部電影的影子，也看得出鑿痕，但我想作者至少應是山友吧。台灣有這麼多山，散文有人寫山，小說卻很少類似題材。如果這篇得獎，至少能鼓勵未來寫作者開展新視野。

〈襯衫〉

楊翠：小說裡寫江同學因「吃甜食」形成某種「味道」，寫得很棒；不過江同學意外倒下的場面沒有寫好。前三分之二，包括「他」跟「羅」互看性器官、爸爸的味道和形體吸引他，相關細節都鋪陳得很好。但從內文的編號七以後，開始有點走味——尤其是「他」的功課變好之後。

楊照：這是一篇中規中矩的成長小說，碰觸到很多不同面向，捕捉了成長的「不確定」感——「他」不確定自己到底被誰吸引，是這小說最大的成就。我也同意江同學突然倒下那邊有一點喜劇效果，其實它前面稍有鋪陳，包括「他」一度猜測是否只有他聞到那味道。這篇寫父親的部分也是較少見的：前面寫父親教「他」作業，是典型的父子對待；後面寫到「他」對父親身體的好奇，就較少類似書寫。作者的原創性是其細節不過分誇張運用。我自己很喜歡這篇小說，雖然它有些缺點未必能被原諒，但成長小說真的很難寫，作者動筆前大概沒有想清楚應該怎樣收尾。

陳芳明：「他」似乎是因為「羅」的緣故才開始注意到父親。

楊照：也可以這樣解釋。小說裡，籃球場上「他」和「羅」的那一段也寫得很收斂。

梅家玲：這一篇確實滿敏銳、細膩。同樣寫感官氣味的小說還有許多，但作者還是開發出許多幽微之處。這也是我本來就考慮的一篇。第一輪投票先投〈雪點〉，純粹爲了肯定它的題材。

平路：這篇動人之處就是「父子之間」寫得非常好。沒有投它，因為有些地方操控得不夠穩準，包括「他」的功課突然變好了，以及，雖然理解通篇需要一個女性角色做為對照，但後頭情節的安排上突兀了些。

三票作品

〈三分之二的松鼠〉

陳芳明：一開始讀不知道題目為何有「松鼠」，後來才明白老兵戰時在森林裡吃過松鼠。過去我們注意原住民小說，現在已有新住民小說出現，可讀到其企圖心：把日據時代的記憶融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讀到最後，老人的處境頗令人觸動。

平路：我喜歡作者對於感情的鋪陳，並藉「松鼠」意象將「倖存者」的心境，用一種既是血腥、也是命運的方式道出。中段的故事，許多選擇無關對錯，外人更無可置喙，如同戰爭裡面每一方的無奈。除了小說，沒有別的形式可以將那麼複雜的感情，表達得那麼適切。我也很喜歡戛然而止的結尾。

梅家玲：寫太平洋戰爭倖存老兵的小說已經很多，這篇有意思之處，應是安排老兵跟外配一起學國語。除了反應社會現象，兩人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參差對照：老人去南洋，外配到台灣；一個年紀大，一個年紀輕；一個男，一個女。老人國語學不好，外配卻學得好。最有趣的是她拿到身分證就跑

掉了。是不是表示外配來到台灣，獲得新身分、有了自由，就可以突破生命的框線？而老人學不成國語，無法融入社會，似乎在暗喻他還沒有拿到「身分證」、還活在過去？通篇在情節與結構上，雖非特別突出，但還滿平穩的。

楊照：這一篇寫得太過刻意了。我同意這是台灣社會當紅的議題，把外籍新娘和台籍日本兵的南洋經驗連結在一起，非常聰明；最聰明之處，就是安排了一個驚人的高潮：因為剛好有松鼠可吃，所以老人在南洋打仗時可以不用吃人肉。但通篇也因此有許多破綻。比如我就非常在意老人為什麼這麼久沒有學會國語，難道他有意識地拒絕學？另外據我所知，日本並沒有把改姓制度推行到南洋志願兵，就算有，江川應該也不讀做TATSUYA。整篇小說用第三人稱觀點來寫，亦即變形的第一人稱，如果那個老人是不講國語的，其敘述呈現的怎會是國語的思考？小說中安插「口述歷史」所問的問題，太不真實。那個突兀的結尾，我也沒辦法買單。我可以欣賞作者的技術，但真的無法被感動。

楊翠：有些地方設計有點出錯：學國語的部分、口述訪談不夠真實。我也不喜歡小說結尾，前面應該多一些引線。此外「森本的日記」應是很重要的道具，但沒有著墨得太多。

平路：作者企圖將外配和老人做一個不那麼有機的結合，因此，我也很在意故事該怎麼收拾。沒處理好，會歹戲拖棚，而兩個人之間有些幽微的情感，發展下去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作者選擇讓外配拿到身分證就跑掉，相對顯得明快、可接受。

〈虛掩〉

梅家玲：這篇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創造了一個性傾向是T的女兒，她在母親葬禮上，因其裝扮、髮型而被認為應是「男眾」，由此拉展開來，很有張力。但到最後，寫那虛掩的房門，女兒躲在房裡，使她父親覺得彷彿「妻回來了」，有若干不夠合情合理之處。畢竟她的性傾向是T，顯然跟她做為「女兒」的身分是對立的。儘管寫到父親面對女兒的態度、幫她煮四物湯等，整個安排頗有意思，但多少有些不是非常能說服我的地方。因此我支持它題材有新意，結構用心，但發展到最後，對我來說有點遺憾。

平路：這幾年也有一些父後或妻後的小說，所以要比的就是真實感與細膩度。這篇寫的是「隔閡」。小說裡的父親看似「欲祭疑君在」，事實上那男人完全不了解他的妻子、女兒，不了解生活，甚至也不了解自己。有些小地方可能不合情理，但一再重複點出的隔閡，切合了題目：虛掩，也許是婚姻，或父女之間的真相。

陳芳明：妻子還沒走，夫妻就分房睡覺，是隔閡；女兒被叫「妹妹」，事實上她是T，也是隔閡。作者寫出了世代和夫妻差距。裡頭有一些滿生動的地方，比方跟法師是用LINE溝通。「感傷」是形成整篇小說重要的情調，彷彿那個男人想追回過往記憶的失落感，希望藉由女兒來填補，但其實無能填補。

楊翠：我認同題材的特殊性，也認同這篇在講「疏離感」；但恰恰好在這些點上，有些用力過度。比方部分文字的使用，還有在喪禮上特別藉「男眾女眾」去提「女兒肯定委屈了」，那一段有點

太露。此外父女間疏離的由來是什麼呢？是因為女兒長成了女人的身體？還是女兒的性傾向？那應是這篇小說的重點，但卻沒能合理發展，要不就是作者企圖發展，力道卻有點太過。不過最末段的描述，滿感動我的。

楊照：我也滿喜歡這篇，如果投五篇就會選它，因為這是非常難寫的題材。但老實說這篇小說根本沒有「發展」。從開始到結尾都在寫妻死後的所帶來的「空洞」與那個男人的無能為力。

梅家玲：題目〈虛掩〉，看似指小說最後的那扇門，其實「虛」還可以是「空虛、虛假、不實在」，「掩」除了關門，也可能是「掩飾」了一些什麼。如果從「虛掩」去回應剛剛所提到的空洞跟隔閡，作者顯然挑了一個很好的題目，且又是很有張力的題材，可惜沒有發展妥當。

〈禱告〉

陳芳明：這是一篇故意要讀者「找錯人」的小說。牧師兒子是那樣正直、有音樂天分的孩子，也是敘述者心中的偶像。另一個孩子則比較像流氓或流浪漢。當那麼多失竊案發生，作者聲東擊西，希望誤導讀者。只不過牧師恐怕很早就知道他自已孩子的毛病。因為所謂「禱告」，當然是跟上帝溝通對話，但牧師對信眾的講話，卻透露出是在講給他兒子聽。通篇四平八穩。沒有太多驚喜。

楊翠：很平實的文章，優點是作者使用第一人稱的孩童視角，好像跟這世界保有一些疏離感，還有許多事不了解，卻又非常犀利地看見很多你貼得太近就會看不見的東西。藉由孩童視角的語境，能感覺到還沒有走進成長世界的光影刻畫與無奈，有其犀利度，也有過於工整的地方；比方刻意塑造

「國豪」和「這傢伙」的反差。結尾寫到媽媽的店燒起來，似乎並無太多邏輯關聯，有點突兀。

梅家玲：作者把少年成長主題，跟宗教、牧師形象、牧師兒子的種種問題都串接起來，構思有其用心與巧妙，說故事技巧還不錯，讀起來滿有意思的，但就是四平八穩，能讀到小男孩對「禱告」的體悟，並延伸出對宗教的詰問跟反思。最末屋子失火那邊，我也覺得突兀。

楊照：一篇非常傳統的成長小說——我們真的要在文學獎中，鼓勵寫作者繼續用這種方式寫作嗎？作者就是寫他能掌握、沒有「冒險」的東西。兩條線的發展，看似要混淆讀者，但我們都沒有人的被混淆。

平路：那些敘述的平穩跟孩子的視角都很不錯，就是太可預期了。在少年成長小說中，敘述者的發現必然要與讀者的發現心意相通。這篇小說裡，讀者能發現的不多，因為它的布線已經非常明顯。最後按停的地方也不好，就算只刪掉最後一句，都會比現況更好。

〈身為女人〉

楊照：首先題目實在沒取好。不過這小說有個較少見的主題：女人如何無法理解男人。小說裡所有的男人都是莫名其妙的。但作者有力且專注地寫出這個女人在經歷如謎的阿貴和阿和之後，即使無法理解、掌握男人，仍選擇用一種她自己都沒有拿來張揚的生命力量，去承擔那結果。

楊翠：題目確實不好。因為它要講的主題不只「身為女人」，還包括更深的東西。這篇特別之處：一，女主角是特種營業的女人。二，書寫比較年長的女人跟比較年輕的男人之間的愛情。三，角

色還加入了小孫女芳芳。三個點置放在一起，卻很流暢，好讀，平實，顯見作者敘事節奏掌握得滿不錯的。再者是女主角內心世界的呈現，無論意識的流動，糾結矛盾思索，到最後決定放手，過程中她的確受了很多苦，但最後，看似被動接受了命運，實則是幽微卻堅定的生命能量的綻放。安排上沒有不合理之處。細節很強，又很實在。讀到最後，有被感動。

楊照：因為她最後的放手，是承擔，不是忍耐。比起黃春明〈看海的日子〉，這更接近女人真實的承擔。

陳芳明：我懷疑作者寫完小說找不到題目，只好隨便取一個。雖然故事滿好看的。這篇也是這次參賽作品中，非常盡職把敘述完整交代的作品。

平路：這篇也是我的前五名。作者寫出了一些很真情的部分。沒有投它，除了題目不夠好，有些用字不夠精準，比如形容阿和「在街燈下仍然光滑的肩膀」，還有一些錯別字。但我很喜歡作者把那份滄桑感寫得不多也不少，以及女主角希望自己再年輕一點就好了的心情。

梅家玲：這篇寫得不錯。我想，如果真的要命名為「身為女人」，有沒有可能讓其意涵更深化？比如「身」是「身體」或「身分」？小說中既寫到三代，有沒有可能觸及不同世代的「身為女人」之間，那種既有傳承，又有差異的轉變？如此，或許會使這篇小說更飽滿豐富？但就短篇小說架構來看，目前的狀況還是相當不錯的。

楊照：也許作者挑選了一個在學歷或各方面程度都沒有那麼高的女人做為主角，因此無法過於刻

意找到一個意象貫穿整篇小說。比方其中寫到「她的父母也將成為鹽柱」就有點怪怪的。換言之，若作者真找到一個意象來當題目，說不定我們也無法接受。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第二次投票從九篇中挑選五篇給分，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身為女人〉 20分

（平路3分、陳芳明5分、梅家玲3分、楊照4分、楊翠5分）

〈虛掩〉 14分

（平路4分、陳芳明4分、梅家玲2分、楊照2分、楊翠2分）

〈襯衫〉 13分

（平路1分、梅家玲5分、楊照3分、楊翠4分）

〈紙月亮〉 11分

（陳芳明3分、楊照5分、楊翠3分）

〈三分之二的松鼠〉 7分

（平路5分、陳芳明2分）

〈禱告〉 7分

〈陳芳明 1分、梅家玲 4分、楊照 1分、楊翠 1分〉

〈雪點〉 3分

〈平路 2分、梅家玲 1分〉

〈小說考〉、〈東方神起〉未獲分。

評審決議依得分高低，由〈身為女人〉獲得首獎，二獎為〈虛掩〉，三獎為〈襯衫〉。〈三分之二的松鼠〉、〈禱告〉兩篇同分，經討論後，一致同意尊重〈三分之二的松鼠〉為其中一名評審的最高分，因此勝出，最終由〈紙月亮〉與〈三分之二的松鼠〉兩篇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短篇小說獎決審簡介

平路

一九五三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數理統計系碩士。現為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著有長篇小說《黑水》等；短篇小說集《蒙妮卡日記》等；散文集《香港已成往事》等。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曾主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等；著有《台灣新文學史》；散文集《革命與詩》等；詩評集《詩和現實》等；傳記《謝雪紅評傳》等。





梅家玲

一九五九年生。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台大中文系與台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著有《從少年中國到少年台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等多部；編有《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增訂版》等多部。

楊照

一九六三年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著有長篇小說《遲緩的陽光》等；散文集《詩人的黃金存摺》等；文化評論集《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等；現代經典細讀系列：《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活著是為了說故事》等。

楊翠

一九六二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著有《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318運動事件簿》等多部；編有《希望有一天》等多部。